

相 声 集

游西湖

孔令保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相 声 集

游 西 湖

孔 令 保 著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1956 · 長春

716.7
37



內容簡介

这个集子里包括三篇相声。这些作品对生活、工作中的不健康现象给予了尖锐的諷刺。

“游西湖”是寫一个厂长領着他的下屬，借外出學習的名义，游山逛景、大吃大喝，結果花了國家不少錢，什么經驗也沒学到。

“保密干部”是諷刺一个說話大咧咧，信口开河，到处乱講乱說，还口口声声說保密的保密干部。

“联合大会診”批判了不爱劳动、成天泡病号，却要求工資高、地位高的人。

4-III

游 西 湖

孔 令 保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1号
(長春市斯大林大街)

吉林省長春新生企業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吉林省分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¹/₃₂ 印張: 1¹/₁₆

字数: 22千字 印数: 15,000

1956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号: 8091·2

定 价: (5)0.10元

目 次

游 西 湖	(1)
“保密干部”	(16)
联合大会診	(22)

游 西 湖

甲：要講風景好，还得說杭州的西湖哇……

乙：您到过西湖？

甲：（自豪地）到过就是到过。誰还对您說瞎話！

乙：西湖的美景大有可觀？

甲：嘿，那就甭說了。到过西湖的人，這輩子死了都不屈呀。古語說的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這話一点也不虛呀！象您这样沒見過世面的人，都应当到西湖參觀參觀。（偶而地）唉，您怎么不找个机会去一趟啊？

乙：噢！我倒真想去，不过缺点路費，捎帶还没有工夫。

甲：我剛才不是說叫您找机会嗎，挺明白个人心眼怎那么死呀！

乙：工厂里轟轟烈烈的搞競賽，請假游西湖那还行？並且游一趟西湖也不是仨錢倆錢的事，刮風下雨不知道，腰里沒錢还不知道嗎？

甲：听您說這話，对“找机会”这三个字的意思还没鬧通，总考慮錢兒的問題。

乙：窮家富路嗎，出远門不能不打算这个。

甲：机会好，干脆就用不着考慮錢兒，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我这次真沒考慮这个，照样游了西湖。要不怎么说机会好呢。

乙：您到底找到什么机会了？

甲：一日三餐，魚肉俱全，白天逛公園，晚上投旅店，樂了看京戲，渴了打茶尖，一概不從腰里掏錢。就找的这个机会。

乙：吃喝存站，一概不從腰里掏錢？

甲：當然嗎！您不信就瞧瞧咱这个長袍，渾身上下沒兜兒。

乙：現在咱倆不是說相聲呢嗎，游西湖 您哪能穿 這套服裝啊。

甲：為了不從腰里掏錢，還真穿这个長袍去的。您要不相信就到我家去看看，在北京頤和園照的象片兒可以作証明。

乙：您不是游西湖去了嗎，怎么還跑到北京去了？

甲：您不懂地理呀，上杭州西湖不是路過北京嗎？

乙：北京是我國人民的首都，一定很繁華，有什么見聞，您學舌學舌。

甲：三月十八號上午八點鐘 在北京東站下車，走到前門大街，我們王廠長就說了……

乙：怎么？你們王廠長也去了？

甲：以我們王廠長為首，率領八名大員呢。一個人游西湖有啥意思呀。

乙：王廠長說什麼？

甲：他說：同志們坐了很長時間的火車，大家一定都餓了。

乙：他腰里有錢，要請你們大伙吃飯？

甲：他也穿長袍去的。

乙：沒錢，人家不能讓你們白吃。

甲：吃一定得吃。不但吃，還得吃得好……

乙：那么錢呢？

甲：錢？反正不從腰里掏。

乙：奇怪呀？

甲：尋了老半天，看見一個門頭最大的飯館，我們就進去了。

乙：坐下就吃吧，反正不用從腰里掏錢。

甲：這館子規模可真大，真是要啥有啥。

乙：要活人腦子現砸！

甲：誰的腦子讓砸呀？

乙：反正不從腰里掏錢，就隨便砸唄！

甲：說真的，這頓飯，吃的倒不錯。

乙：都吃的什麼？

甲：兩個紅燒肉，三碟炸八塊，四盤滷汁魚，五碗甩袖湯，六瓶白蘭地，七斤老白干……

乙：得了，慫別吹了，這麼多酒誰能喝得了？

甲：人多嗎！哪個人還沒個斤八的量啊。

乙：真夠個喝樣。

甲：我們九個人一喝喝到太陽偏西，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大伙都有個半仙之體兒了，簡直象神仙一樣。

乙：象泥象一樣。

甲：干么象泥象啊？

乙：老爺廟的泥象不是紅臉的嗎。

甲：好話叫你給听糟了，我的意思就是形容喝完酒那種愉快的心情，表示“酒醉賽神仙”的意思。

乙：象神仙一樣，喝足了就走吧，反正也不從腰里掏錢。

甲：飯館可不听邪，慢說你象神仙哪，就象個佛也得給錢。

乙：都穿長袍去的，掏不出錢來，人家可不能答應你。

甲：沒兜兒，我不會從皮包里拿。

乙：（奇怪地樣子）我說，皮包是誰的呀？

甲：這你就甭管了，反正不是我的。

乙：奇怪呀？哪來個皮包哇？！

甲：酒足飯飽，大家滿高興，跨出飯館的門檻兒，我們王廠長就喊了一聲……

乙：他喊什麼？

甲：（學京戲腔，西皮）一馬離了……哇……啊……

乙：武家坡，這是京戲。

甲：他這一唱不要緊，把大伙的戲癮勾起來了。大家一核計就上戲園子了。到戲院門口一看，真是好戲，群英會、借東風。

乙：三國戲，熱鬧。往里進吧！

甲：不買票能讓你進嗎？

乙：您不是說不用從腰里掏錢嗎？

甲：不從腰里拿得從皮包里拿。

乙：唉，我說這皮包是誰的呀？

甲：甭管誰的，反正不是我的，也不是我們廠長的。

乙：真叫人納悶兒！

甲：看完戲，已經十二點了，回到旅館住了一宿，第二天起來就走了。

乙：這回沒給店錢？

甲：頭天晚上打店簿，人家就留下了。

乙：還是從皮包里拿的？

甲：就願和您談話，聰明！

乙：得了，到現在我還不知道皮包是誰的呢。

甲：您要找着我們這樣機會，也就有這樣取之不尽的皮包

了。

乙：象您这样机会，我怎么一回也碰不着呢？要有这个好机会，有您那样的宝贝皮包，我不也能逛一趟西湖。

甲：您也打算找我这样机会？

乙：不错。就是找不到。

甲：那我得先打听打听你们工厂的情况。

乙：什么情况？

甲：你们工厂的生产怎么样？

乙：（很有信心的）月月完成计划，同志们生产劲头可足了！

甲：质量怎么样？

乙：合格率日渐提高，废品日渐减少，上次上级还通报表扬我们呢！

甲：得了，得了，一辈子你算别想找象我们这样机会了。

乙：（奇怪地）这是什么意思呀！

甲：一受表扬干脆就没希望，因此机会也不好找。

乙：非受批评不可？

甲：您真聪明，心眼还算挺快。

乙：得了，您可别冤我了，愈弄愈糊涂，老半天还寻思那个皮包呢。

甲：上次通报表扬你们工厂，批评我们工厂，说我们月月完不成计划，质量下降，废品上升，这工夫我们游西湖的机会就来了……

乙：对了。受了批评，没法就得到西湖去躲一躲，那儿风景好，凉快……

甲：躲什么呀！我们奉上级指示，马上到大城市去，当天我

們廠長領我們八個人，我夾着皮包一同出發了。

乙：（趕忙問）從哪夾來的皮包？

甲：現在不能告訴你，反正我夾着皮包就是了。

乙：干脆，我也不尋思這個皮包了。您夾着皮包就上火車了？

甲：話又說回來了。剛才我不是說到看完戲，住了一宿旅館嗎？

乙：您就接着說吧，早晨起來到哪兒去了。

甲：路過前門大街，直奔天安門，進了端門，過午門……

乙：哪兒有這麼多的門哪？

甲：然後到了太和殿、寶和殿、天一殿……

乙：又到了這麼些殿。

甲：進了東宮、西宮、太和宮……

乙：瞧！又來了這麼些個宮。我說你們這是到哪兒了？

甲：這地方您沒去過。

乙：就因為沒去過才要打聽。

甲：別慌，一會您就都明白了。

乙：我說，上級指示你們到大城市去，到底幹什麼？

甲：說我們廠子質量不好，叫我們到大城市國營廠礦去學習。

乙：那個皮包從哪夾來的？

甲：這暫時不能說，再等兩分鐘。

乙：好，再等兩分鐘吧。

甲：剛才我不是說了嗎，進了各個門，到了各個宮。又參觀了各個殿，一邊參觀，一邊作記錄。

乙：重點都得記下來，不然作總結就沒有材料。

甲：这就甭您操心了，現在您叫我背一背哪个娘娘在哪个牀上睡覺，哪个妃子叫什么名字，我全能背下來。

乙：瞧，娘娘妃子都上來了，真是样样俱全哪！

甲：（打差）怎么？沒記全？我們王厂長連慈禧太后的生日时辰都抄下來了，这还不全？

乙：这是到哪了？好象皇宫？

甲：要不說您聰明呢，我們就是到皇宫了。

乙：誰叫你們參觀皇宫哇？！

甲：这不算一回事。不到一个月的工夫，你說北海、天壇、什刹海、頤和園都叫我們參觀了。

乙：不是叫你們到國營厂礦去嗎？

甲：誰說沒去呀，臨末了那天早晨，我們王厂長召开了參觀团人員全体會議，在会上对这个問題作了專題報告。

乙：他怎么講？

甲：他說：北京的名勝一眼如故，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咱們应当在百忙中挤个時間到國營棉紡織厂学点經驗。走的时候上級可有指示呀，不走走形式，回去可沒法交差呀。

乙：在会上作了一个交差的決議？

甲：經過热烈的爭論，決定借午休的机会到國營棉紡織厂去。根据會議決議，正午十二点过五分我們就到了國營棉紡織厂。

乙：午休的时候，人家休息你們找誰呀？

甲：收發室有人嗎！

乙：有人就能參觀。

甲：我們王厂長，代表全体同志，登了記，說明了來意，打

算見一見總經理。那位收發員一點兒不虛心，說總經理吃飯去了，不給找，偏叫我們等到兩點鐘。

乙：那就等一等吧。

甲：這麼長時間哪能等得起呀，午後還打算上西郊公園看猴去呢。

乙：你們還想學點養猴的經驗？

甲：好話說了三千六，他也不給找，沒法，我們王廠長就換了個主意……

乙：什麼主意？

甲：就跟那位收發員交流起經驗來了。

乙：學點收發的經驗。

甲：不，我們王廠長首先打听了一下他們廠子的群眾反映怎麼樣。

乙：有群眾觀點。

甲：據那個收發員介紹，哪天工人都提個十條二十條的意見，多半是改進生產方面的。

乙：政治空氣多高。

甲：我們王廠長一聽可就嘔了，這叫什麼工廠，這麼多的意見，咱們那兒一年也沒人敢提一條意見。

乙：一點不講民主。

甲：我們那兒沒這個！

乙：（對觀眾）瞧，多新鮮！（轉向甲）唉，我說王廠長沒打听打听人家的質量情況嗎？

甲：打听了。那個收發員說：質量逐步提高，超過了國家規定的標準。但是，隨着人民物資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還存在一些問題……

乙：人家多虛心。

甲：我們王廠長愈听愈沒滋味，還來了問題了，干脆！走！
沒啥學的。我們大伙一听也來个干脆……

乙：都挺干脆。

甲：坐車上西郊公園。

乙：抓緊時間，看猴要緊。

甲：到西郊公園一看，嚇！廣州猴，四川猴，云南猴，貴州猴，苏联猴，德國猴，左一籠子猴，右一籠子猴……

乙：掉到猴堆里去了。

甲：看完猴天也不早，到刘家館吃的涮羊肉……

乙：听說是北京名菜。

甲：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清早坐京滬鐵路直达客車到上海。

乙：上海工業發達，有經驗可學。

甲：主要目标是國際飯店哪！

乙：怎么？你們還要學点开飯店的經驗，开工厂兼營飯店？

甲：听說國際飯店是二十四層大樓，不为了开眼界也走不到這兒呀。

乙：对不起，我以为你們是來學經驗呢。在上海停留多久哇？

甲：四七二十八天，差兩天不够一个月。

乙：上海一游有什么心得？

甲：这回出差倒挺順当，处处赶巧，簡直是時來運轉哪！

乙：碰見好事了？

甲：正赶上國營百貨公司進口一批羅馬表，大三針呀，您說走時氣不？

乙：莫失良机呀。

甲：貨真價實，便宜。大伙都張羅買一塊，有人念道沒錢，

我們王厂長为了照顧大家情緒，就批准一人買一塊，叫用公款墊上，回去分期扣回。

乙：王厂長大發慈悲呀！

甲：還有他一塊呢。

乙：哎，我想起來了，你怎么不从皮包里拿呢，何必佔用公款哪？

甲：我就是皮包里拿的嗎！

乙：（恍然大悟）啊！我明白了！皮包是公家的，公家錢裝到皮包里了！

甲：再不告訴你，怕把你別壞了。

乙：不怪您說找着好機會了，公家有皮包，皮包里有錢，厂長批條子，你就伸手拿唄。

甲：買了羅馬表，有的人就滿足心願了，提議要回去。

乙：還沒到國營工厂學經驗呢。

甲：當時我又提出個建議。

乙：什麼建議？

甲：我說：遠路風塵來的，可真不容易呀，要不借着學經驗的機會，能到上海來嗎，左右也是這麼同事兒了，咱們再到海南島踏躑一圈算了。

乙：您打算往遠走？

甲：我的意見被多數人擁護，就是王厂長不同意。

乙：人家當厂長的不能象你那樣野，一點正事不辦，他一定主張到國營工厂去參觀。

甲：王厂長說：要去海南島可就沒錢游西湖了。到西湖逛一逛，死也不屈了……

乙：我倒忘了這個槎了，老半天你就說游西湖，我正想好好

打听打听游西湖的事兒，叫你那个悶人的皮包一差給打过去了。我說，你們什么时候游的西湖哇？

甲：買完羅馬表，当天晚上坐火車就上杭州了。

乙：游西湖去了。

甲：第二天午前吃完早飯，到杭州城西一瞧，嚇！这西湖的美景引人入勝，青山綠水，湖面如鏡，來往游人絡繹不絕，一到傍晚，西方現出彩霞，青年男女，双双对对，架着小船兒在湖心游蕩，奏起管弦乐曲“步步高”、“早天雷”……

乙：行了，您別形容了！

甲：这是真的，咱多嘴也不誇大事实，要不說怎么能称得起是“世外桃源”呢，那个美景簡直是豁牙吃冰棍甬說（佛哏）了……

乙：这得好好游一游。

甲：滿打算多呆些日子，天不隨人願哪，真想不到傳來了一件令人可怕的消息。

乙：可怕的消息？

甲：这一天我們大伙正在湖心划船兒，接到家里打來一份加急电报。

乙：电报还加急？这事重要。

甲：电报拿到手，沒打开之前大伙就猜。有的人說：准是工厂怕咱們錢不够花，打算給匯款……

乙：真是大力支持呀！

甲：有的猜測說：叫我們去海南島。

乙：这一定是您的猜測。

甲：我們王厂長和別人猜的不一样，他說：准是誰叫咱們往

回捎皮鞋，臨來的時候有人說過，在關內買一雙皮鞋便宜好幾元，每人要帶回十雙八雙的，連工錢都有了……

乙：王廠長是經濟腦瓜。

甲：後來打開電報一看，王廠長老半天沒說出話來……

乙：准是好消息，乐的！

甲：吓的！

乙：出了什么事兒？

甲：家里失火了，燒了不少東西，因此，我們王廠長心疼的直躁腳。

乙：國家財產哪有不心疼的呢！

甲：這事他到沒攔到心上，主要……

乙：還有主要的？

甲：他的羊毛毯子，鴨絨被都在宿舍放着呢。他就心救火的忘了把他的東西抱出來。

乙：私心多大！

甲：看完電報，我們全體同志都很惋惜，你說回去吧，西湖還沒游完，不回去吧，又耽心自己的東西不知道燒了沒有，正在進退兩難的節骨眼兒，我們王廠長來個當機立斷，他說：抓緊！抓緊！

乙：應當着點急。

甲：他說：今天一個下午，明天一個上午抓緊游，午後坐急行快車回去……

乙：還游？

甲：好容易來一回，下回還不知怎么着呢。

乙：瞧，回去挨批評吧，叫你們出去學經驗，你們游山逛景，不務正業，象您這位從皮包里掏錢的能手回去可怎

么交代呀，我真替你犯愁……

甲：嘿，那怕啥！有厂长领头，我们有啥包沾的！

乙：你们沾不了包。

甲：第二天上午赶忙游完了西湖，一看时间到了，也顾不得别的了，忙三倒四的往车站跑……

乙：怎么不坐汽车呀？

甲：坐汽车就没钱买火车票了。

乙：皮包里不是有吗？

甲：来的时候才带三千元，这么些日子花的剩不多了，没法就得架腿，腿！

乙：快跑吧，赶火车要紧。

甲：忙中出差呀，跑出好几里地又回去了。

乙：干么又回去了？

甲：王厂长给他二少爷买的“搬不倒（儿）”忘到旅馆了。

乙：怎么忙也别忘了“搬不倒（儿）”呀！

甲：二番抬脚回去取“搬不倒（儿）”，等回到车站，火车开了！

乙：真倒霉。

甲：没法，大伙在票房子蹲了半宿，夜里十二点才坐上火车。

乙：少说过程，回来以后怎么样？

甲：到家一看，火全灭了……

乙：多少天了，还不灭？

甲：王厂长懊糟得两天没吃下去饭。

乙：心疼国家财产吗！

甲：羊毛毯子、鸭绒被子没影了，心里也挺难受哇！

乙：谁让他游西湖去的。

甲：回来第二天上午，接到市里一份通知，叫我们王厂长领